

# 在城市里纪念那些农具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烟台电视台播出的《凡而不凡》节目,报道了莱州一个农民,不甘心昔日农具的消失,而凭着记忆和手艺,精工制作了锄、镰、锨、铧以及双轮双铧犁、喷雾器等模型,让人叹为观止。

真是个人有心,有历史感的古邑子民,不愧是莱州这个文化名城的能工巧匠。“收藏”如今是大时髦,人们收藏了古董、手表、文物,他却“格路”,收藏普通人用过的“贱物”,人们搞收藏发大财,他却费事耗财。但是,他令人钦佩,因为他有文化受文化。

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,农

具是农业的生产工具,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描述,生产力就由人和工具组成,锄镰锨铧既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,也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生产力,是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标志,因而应当成为博物馆的主打展品。莱州这个普通农民文化品位确实不凡。

锄是精耕细作的伴侣,在“粗放”地区人们没有锄,只在菜园里可见小锄。胶东地区农民的锄锄板程亮,每天荷锄归来,都把沾泥揩拭干净。在“大呼隆”的时候,出工不出力,发泄不满,就像马克思说德国工人破坏机器那样,中国农民也挥锄将禾苗与杂草一块铲除。

随着除草机特别是除草剂的推广,锄就进了历史的博物馆。

镰刀弯弯,是麦收的工具。曾几何时,中国农民只能在苏联电影中见到“康拜因”(联合收割机),如今,已经是跨



省作业,几天就会麦收报捷了,镰刀自然被遗忘。

铧是用来刨地的。耕地必须翻土才能播种。翻地是农民的基本功,特别是山区。那里的梯田,地块很小,但处在坡上,刨地必须水平如镜。如果凹凸,或者存水,会影响产量,或者泄水,会带走泥土。那里本来土层就薄,山水很急,一冲就露出石头,地就废了。山民刨地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已故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贵,

生前七次见毛主席,一张扛着七斤重铧头的照片风靡全国。他一生没有脱离劳动,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(副省长),仍然在文登高村坚持与农民一起刨地。

当然,后来拖拉机耕地完全代替了农民沉重的体力劳动。

锄、镰、锨、铧的消失,是农业机械化的必然结果。它们留在人们的记忆里,发出历史的回音。

## 童年学工



张维奇

1966年8月5日,毛主席在中南海大院里张贴了一张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。

那年我11岁,在养正小学(文革中改为解放路小学)上四年级。暑假结束返校后,基本就没怎么上课了,在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吼叫声中,小学生跟着中学生砸教室的玻璃,焚烧课本甚至桌椅。“停课闹革命”让所有孩子们玩了一年。

1967年秋,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学校“要复课闹革命”,俺这个年级的学生全部进入“东升中学”,人手一册《工农业基础知识》,别无他书。转眼到了1968年,学校按照毛主席“学生不但学文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也要批判资产阶级”的最高指示,组织学生学工。我学工的第一站是张裕公司(文革中改名为烟台葡萄酒公司)。

俺干的第一份活:往传送带上放空瓶子。院子里堆放着小山一样回收的酒瓶,斜斜的传送带把我们放上的空瓶子缓缓地送进了二楼的一个洞口,落入一个几乎与传送带同水平的大水池子里。输送带一停,我们就用小轮到远处运酒瓶,休息的时间很少。第二天,俺的胳膊疼得几乎抬不起来。13岁,名副其实的童工。

第二份活是第一份的延续。十来天后,我们从烈日炎炎下走上刷瓶子的二楼。二楼有三个大水泥池子,里面浩浩荡荡的注满了水。传送带运进来的瓶子落进第一个浸泡池,一个工人拿着一个大铁丝筛篱把所有瓶子按进水里。第二个是消毒池,第三个是净洗池。我们每个人穿一个大皮围裙,手拿一把钢丝猪鬃刷子,捅进瓶子里乱搅一气就丢进第二个池子。俺那1.45米的个子面对1.1米高的池子只能用胸脯抵着水泥池子,双臂搭在池子边上,那活干得要别扭有多别扭。

第三份活是贴商标。四五十年前的张裕公司还十分落后,浆糊是工人们每天早晨自己熬制好送到车间的,我们两人组合,一个刷浆糊一个贴商标,一天下来,满身都是浆糊。那时贴的最多的是:红葡萄酒,至宝三鞭酒、味美思、金奖白兰地。

第四份活是压瓶盖。我坐在一台简陋的机器前,左手一侧是已装入了成品酒,但没有加盖的瓶子在流水线上缓慢前行,右手边有一个装满瓶盖的小筐。操作程序为:左手从流水线上拿下一瓶酒放于机器的底座上,右手拿起一个瓶盖放于机器上部凹槽内,右脚轻踩一下(类是汽车刹车),咣当一声瓶盖便咬在了瓶口上了。熟练后,这三个动作几乎是一起完成的。

第五份活是把成品酒装箱、封箱。除此之外,俺还做过其他临时性的工作,如卡车运进来了白糖(50斤一袋)以及运出成品酒,我们就是装卸工。

这两个月学工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在酿酒车间工作。

话外:纯粹义务劳动,连顿饭也没管。当然,品酒还是有的。

# 丹桂戏缘

张梦芸

因了爱上的京剧,因了放假在家赋闲的时间,我这个“卧龙岗散淡的人”起了心意,想到丹桂街上走走。

穿过南大街的热闹,抛开大剧院的喧嚣,沿着胜利路的街道深入到福建会馆扬起飞檐的后面,我看到了一栋几乎被广告牌包围的建筑,两层小楼,红砖,一楼有雕刻精美的白石砖,二楼有顶天立的白石柱,它安静沉稳、古朴从容地站立在道路正中,现在的胜利剧场,以前的丹桂戏院,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,悄然映入眼帘。

丹桂街,到了。

烟台是京剧的老码头。以前的艺人管现在的全国巡演叫“跑码头”,而烟台这块地方在他们的眼里,是一个不敢轻视的“码头”。戏行里有句老话叫:“北京学艺,天津唱红,上海赚钱。”由于当年的陆路交通不便,艺人为了往返京沪两地,坐船成为他们最便捷的交

通工具。而在途中,必要经过天津、烟台、青岛三地,于是很多艺人在旅途休息中就会选择到烟台的戏院里唱一段时间,久而久之京剧便在港城风靡,在烟台培养出一大批识戏、懂戏、迷戏的“戏中人”。在当年丹桂戏院门前,在飘着烟台烟子、灌浆包和粉肠的空气中,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任谁都会吼那么一嗓子“劝千岁杀字休出口,老臣与主说从头”的西皮原版,惊天动地,酣畅淋漓。

丹桂戏院的前身是“德桂茶园”,是由大连人张子禄兴建的。后来改名丹桂戏院的缘由是素有麒麟童之称的麟派创始人周信芳。在此之前,上海有个“丹桂第一台”,与现在天蟾逸夫舞台齐名,是当年周信芳的成名地。周信芳曾先后五次来烟台献艺,生生地将起先并不怎么起眼的“德桂茶园”给唱火了。于是人们就将德桂茶园更名为丹桂戏院,与上海的“丹桂”南北呼应,成为当年一景。

夕阳的余晖,落在墙壁上,那金黄的颜色,默默地浸染着一墙的爬山虎。历史的演进,岁月的更迭,楼舍屡屡易主更名,无论是以前的戏院,还是现在的剧场,早已风光不再。在一片花花绿绿广告牌的遮掩下,它收起了昔日的光芒,静静地凝视着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。

走得肚饿了,决定去丹桂小吃城美餐一顿。叫了一份福山大面,一边吃着一边想,这可是程砚秋先生曾吃过的。四大名旦之一的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,曾两次来到烟台,为港城市民献上《六月雪》等程派名剧,据说先生在烟台期间就对“落水银缕丝,延客品位高”的福山大面赞不绝口。今年是程砚秋先生诞辰110周年,我这个程派戏迷,在丹桂小吃城吃一碗福山大面,哼一段二黄慢板“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,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……”叹光阴荏苒,不觉唏嘘。

我时常在想,传统的京剧

对于我们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,究竟意味着什么?是地下室里蒙了灰的旧家具,是柜子上纹了带的录音机,还是爷爷奶奶打鼾时摇摇欲坠的门牙?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,那么美丽,那么有韵味的京剧,真的只能是像丹桂戏院外墙壁上的那些爬山虎,封存在历史的印记里,留下一地的斑驳吗?

正想着,小吃城二楼一阵清冽的京胡,打断我的思路。寻着声音上去,原来一群喜爱京剧的烟台票友聚集在一起,听听胡琴,唱唱戏。当锣鼓响起的刹那间,亲近之感油然而生:久违了的畅快!

原来京剧可以默默地存在我们的心里,静静呵护着我们,耐心地等待我们的成长。期待着在我们经历世事后的某一天里,突然地想起:在心最柔软的一个地方,还有一个美丽的沉淀。

中国的戏曲,有这种魔力。丹桂戏缘,老烟台的味道,都在这里,一直都在。

# 51年前欢送同学服兵役

程联营

看了征兵通告,使我回忆起51年前我们欢送同学应征入伍的情景。我的同学刘金生当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,因他参加工作,家庭生活刚有好转,在工作单位毅然报名应征入伍。适龄青年应听从祖国召唤,像我的同学那样积极报名,担负起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重任,为祖国,为人民贡献青春。整理相册,老照片使我回忆起流失岁月的故事,引发了对旧人旧事的深深思念。当看到这张拍于1963年欢送同学应征入伍的照片时,51年前的那一天呈现在了眼前,激起了对老同学的怀念。

1957年毕业于烟台搬运工人子女小学(现在的北马路小学),我(后排中)和王义才(前排左)考入了烟台四中,刘金生和刘日海(后排右)考入了烟台五中,仲崇义(后排左)考取了烟台二中。1960年初中毕业后我继续在烟台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运动科排球队学习,他

们四人都参加了工作。刘金生被分配到铸造厂学徒。在学校时我们五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,刘金生是我们班的班长,少先队中队长。1963年他刚出徒,拿到了每月30多元钱的技工工资,当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8元钱,他的工资大大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,家庭生活得到了改善。当春季征兵时他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家庭收入和生活,没有考虑自己技工的身份,毅然报名应征入伍,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战士。

为了欢送他入伍,我们在他出发前夕的2月11日,顶风冒雪来到朝阳街锦章照相馆合影送别刘金生入伍,那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青春年华,他身着新军装,更显得飒爽英姿,精神抖擞,第二天他就踏上了去潍坊新兵训练营的旅途。

刘金生在小学和中学都是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,不但学习优秀而且也是运动健将,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市中小学生学习运动会,在60米和100米的短跑项



目中,每每都能闯入决赛取得前六名的好成绩。在同学之间尽显才华和组织能力,号召力。

刘金生家庭人口多,他是长子,全凭父亲一人的工资养家糊口,生活比较困难。他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,帮家庭挑起了生活担子。在他报名入伍时他刚出徒,工资也提高了不少,家庭生活有了改善。当国家需要时他毅然放弃了工作和那份收入,放弃了对家

庭的帮助,响应祖国号召积极应征入伍。上世纪60年代,国内外形势比较紧张,参军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,他义无反顾承担起一个青年听从祖国召唤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,体现了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一晃50多年过去了,现在我们都年逾古稀,但一想起50年前的同学为保卫国家服兵役,还为了他的思想觉悟和高贵品质感到骄傲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  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